



ଶ୍ରୀଶତ୍ରୁତ୍ୟାମନାଥକେନ୍ଦ୍ରପୁରା ॥

ଶ୍ରୀଶତ୍ରୁତ୍ୟାମନାଥକେନ୍ଦ୍ରପୁରା ॥

# 文化标兵楊清元

(漢、藏文對照)

陳天笑、陳杰 整理

\*

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譯出版

成都人民中路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2}$  · 印張1 $\frac{1}{2}$

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 定价: 7分

統一書号: MR10140·32

718.5  
7518

କିମ୍ବା. ମାତ୍ରାଦ୍ୟ. ନୟ. ନମଣ. ପିରାନ୍ତ. କିମ୍ବା. ଫୁଲା।

ପିରା. ହରସି. ପିରାର୍ଥ. ନନ୍ଦ. ପିରା. ହରେ. ବନ୍ଧୁ. ପିରାଶ. ହରୀଶ. ପୁଷ୍ପା।



ପିରା. ହରସି. ହରୀଶ. ନୟ. କୁଳା. ମନ୍ଦ. ବନ୍ଧୁ. ପିରାଶ. ହରୀଶ.

ପିରାନ୍ତ. ପୁଷ୍ପା. ଦଶ. ନମନ. କୁଳା. ପିରାନ୍ତ।

(କୁଳା. ଶ. ପିରା. କୁଳା. ହରେ. କିମ୍ବା. ଫୁଲା. ଫୁଲା।)

ନମନ. ଶର୍ମା । — 500      ହରେ. କୁଳା । 7

25148887

418

M

校对

## 文化标兵杨清元

大概是深夜一点了，我从梦中醒来，嘿，电灯还亮着。我欠身一看，又是他，拿着那本千巴万补的识字课本——这是三年前他参军时发给的一——细声细气的一股劲在读。

窗外风雪在呼啸，不时从窗缝里飘进来雪花，弄得火盆里的火也快要熄灭了。他好象没有感觉到寒冷，两眼死死的盯着课本。

“杨清元，觉一个睡了，”我张开发干的嘴唇，学他的土汉话喊到。

“呵！你醒了，是我惊醒的？”他转身向着我抱歉的笑了笑，疲倦的眼睛里，显出羞怯的神情。

“你这个全分区文化标兵本钱搞垮了，就会‘标’不起来囉。”

“我的身体是雪山上的石头，冻硬了的。你睡吧，我还有十几个‘俘虏’没有教育好，等再进行一次个别谈话后就睡。”他又笑了笑，便低着头，聚精会神的读起来。

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再也不能入睡了，两眼呆呆的望着他那蠕动着的厚实嘴唇，脑海里浮现出了他来宣教股的情景。

杨清元来宣教股快一个月了。他刚从连里来机关时，真和大姑娘上轿差不多，心里又欢喜又害怕，他想：咱大字不识两默的放牛娃，哪能坐机关？当个班长脑袋里装的东西还不够用，还能搞宣教工作？但他认识到，这是党和上级对自己的培养和信任，心里又感激，又兴奋，于是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很快的提高文化水平。他真是说了就做，说到做到。每天只

要有空，哪怕只有一分鐘，也要抓緊讀讀寫寫，特別是晚上，總要學習到深夜。我倆住在一起，他常向我說：“我這還不高小的文化水平呀，還是在行軍作戰中揀來的哩。”這可把我弄糊塗了，“文化還能揀？”這件事情就象一個謎一樣，一直在我腦里轉。

想到這裡，看他這股學習勁，不禁促使我要解開這個謎，於是翻身起來，披着衣服坐在床上，笑着問他道：“楊清元，能把你揀文化的事情告訴我嗎？”他想了想，點頭答應了。

“1956年我參軍，”他陷入了回憶。一張純朴而又帶着孩子氣的面孔，睜大了眼睛，向着我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就接着擺起來了。“當時我真出了不少洋相。你知道我們藏民的生活習慣，糌粑是用手抓來吃，不洗臉，不刷牙。可一到部隊，吃的是大米飯，要用筷子挑，又要講衛生。我甚么都不会，真虧得連隊干部和老同志捉着手教哩！你別笑，當時漢話我只懂得几句，可一句也說不來，行軍時傳口令，‘后面跟上’，我也學着對後面的同志說‘後面跟上’，這是啥意思呀，我一點也不明白。進入戰鬥了，連長叫‘隱蔽’，我却到處跑；排長叫‘準備射击’，我却東張西望，不知要干啥。”

說到這裡，他嘆了一聲笑了，又接着說道：“這些事情多丟人；那時我很惱火，暗暗罵自己：這算戰士嗎？筷子拿不來，說話懂不了，耗牛樣樣的。指導員象猜中了我的心事，拉着我的手說：‘別着急，人又不是生來就什麼都會的，慢慢學嘛。’連長也拍着我的肩膀說，‘文化懂嗎？要當好戰士，就得學點文化。’

“這一下，我就更感到學文化的重要了。一天，連里給每人發了本漢藏文對照的課本，指導員向大家講：‘人民解放軍是勞動人民的子弟兵，參軍的時候，差不多都是窮小子，在舊社

會是沒有進學校讀書的福氣的。就拿我來說吧，斗大的字認不到一挑。可是部隊就是大學校，只要自己努力，老粗就會變細的。」他又說：「毛主席要求我們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要求每個戰士，都成為文武雙全多才多藝的人。這就要人人都學文化。」

「最後，指導員還特別強調了藏族戰士學文化的重要性，說高原將來要變成北京呀，拖拉機代替犏牛耕地呀，擠奶子用機器呀，晚上再不點松光，電燈通夜明，就象天上星星呀……還說我們現在是保衛高原的戰士，將來就是建設高原的工人，而要學會使用這些機器，要使高原實現機械化和電氣化，離開文化就不行。指導員這一說，可把我們大家說上天了，學文化的熱情，象鍋里的開水一樣，一下就上漲了。可是，當我翻開課本一看呀，漢字墨墨黑象些黑巴巴，藏文彎彎扭扭象山藤蔓，只覺得眼前黑糊糊一片，多看一下，腦袋都發脹了。」

「你不是在家中讀了一年書嗎？」我記得他曾經向我說過，於是連忙問道。

「別提了，」他氣呼呼的說：「那不是讀書，那是給老師當牛馬。」

他壓抑住心中的怒火，向我講了他在學堂讀書的一段經歷：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苛捐雜稅不用提了，反動派為了長期統治和奴役藏族人民，便在各地辦了學校，名義上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文化，要藏族兒童受教育，實際上是為了毒害我們的思想，使我們受大漢族主義者的壓迫而不敢反抗。老百姓連吃的都沒有，哪裏有錢讓子弟讀書呢？凶惡的反動派便想了一個鬼把戲，把上学也變成一種差役，實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辦法，強迫各家派人去上学。違抗命令，不支學差的就罰

款罰糧。我們姊妹十个，當然逃不脫，因為出不起廿七批青稞，我在十一歲時便進了學堂。當時年幼無知，叫我上學，還挺歡喜哩，心想讀了書，長大了會少受些欺侮。哪知進了學堂，就象進了地獄呢！”楊清元沉痛地嘆了一口氣，又說道：“老師是個烟鬼，每天只上兩小時課，根本不不管你懂不懂，会不会，其余的時間，就叫我們給他種地干活。春天揀木耳，冬天砍柴；結冰下雪，也沒有火烤。這樣繁重的勞動，加上經常挨餓，一個個學生都是面黃飢瘦，被折磨得不象人樣子，又哪有精神來讀書呢！我們不願再進學堂，老師就象一支餓狼，跑到家里來擰起耳朵就走。看，我的耳朵上，不是還留下那個烟鬼的指甲印嗎。”說着，他把頭偏過去，讓我看他的耳朵，那上面一道殷紅的血痕，是反動派壓迫藏族人民的罪証啊！

“就這樣，我白白的干了一年活，連個上下左右也認不得。”楊清元帶着滿腔的憤恨，結束了這段談話。

“解放後為啥不讀書呢？”我不禁追問了一句。

“阿爸不願意。他還用老眼光來看新問題嘛。”

“你自己呢？”

“我倒願意。當時，我看到村里的放牛娃，只讀了三四個月，就能寫會算，我真眼紅。後來聽說解放軍部隊是個大學堂，入學文化，”說到這裡，他向我笑了笑，低聲說：“那時我參軍就只是想讀讀書哩。”

說到參軍，他那種沉痛、悲憤的心情一下子就完全改變了，交織着無限興奮和喜悅的感情，從他的神情中顯現出來。他激動得臉更紅了。

“可不是嗎，參軍沒三天，就發下課本。”他繼續說道。

“誰教呀？”

“大家教大家學嘛。”他笑着說。

他又嚴肅地說：“指導員告訴我們，‘解放軍里人人是先生，处处是課堂，多認一个字的同志就是少認一个字的教員’。我們就是这样展开文化學習的。

“本來連里布置學習漢文，藏文隨我們自己挑選。看來藏文當然好學些，就是那30個字母翻過來倒過去。但我想呀還是漢文的用處大些，要學習新東西，學習科學技術，藏文就跟不上。但是，漢文又只有漢族同志才會，他們會教我嗎，我又有些捉摸不定。指導員知道了我的想法，便向我說：‘解放軍是黨領導的無產階級的隊伍，不分漢族藏族，都是親兄弟。哪個同志不願意教你呢？’他又說：‘幫助藏族人民是漢族的義務，要藏族戰士學漢文，是为了使藏族人民迅速掌握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共同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說罷，他叫我儘管去找連里干部和漢族同志，他們都會幫助我學習。

“指導員的話比白糖還甜，我聽了心里充滿了甜滋滋的味道，顧慮頓時消除了。有一天，我到連部去，文書說：‘楊清元，文化一個學么？我包教。’事務員說：‘我這個高小生，可以當你的先生嗎？’看見漢族同志這麼主動、熱情，願意教我；於是我就下了決心，先學會漢文。”

窗外的風雪越來越下了，火盆的火苗越來越小了，他把火撥弄了一陣，喝了一口茶，又擺開了。

“開始困難頂多哩，慢慢的就習慣了，好比吃大米飯，開始吃不來，慢慢的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

“最难的是咬不准字音。記得學大便的‘便’我念成‘面’了，念了一個多星期，才知道念錯了。連長教買賣的‘賣’我聽成‘貓’了。後來連長寫在地上問我怎樣講，我說咬耗子的貓兒，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想，這不成呀，讀不准音，會弄錯意思的，于是就加

勁練習讀音。有时为了讀准一个字的音，走路、睡覺都在念，就象喇嘛念‘馬尼邊邊紅’一样。很多同志都笑我，以为我真的在念經呢。

“字音慢慢念准了，但很多詞的意思又‘哈母果’（不懂）。你想——”他兩眼看着我說，“我們祖祖代代就在这高原生活，穿的吃的都很簡單，有的人一輩子沒有翻过我們家鄉那座山。看到的，知道的太少了。解放前，我以为世界上就只有我們那個‘雅江國’哩。（指雅江縣）他不好意思的笑起來了。

“当学‘拖拉机’三个字时，教員說这是耕地的机器，一台拖拉机頂两三百个犏牛。‘好家伙！’当时我想：一台拖拉机最小也有半个山大，头上也会有两个角象犏牛一样用來拉犁，不知牠吃不吃草，喝不喝水……你看我想得多可笑，結果看到圖形才知是那个样兒。比一头犏牛大不了好多。

“嘿！从此我倒找到个竅門，專門看画报，圖片，慢慢的我的腦壳里就裝了很多东西，領会詞彙就容易了。

“光認得，懂得，但記不住呀，这又是一个困难。当时部隊修建營房，每天忙得連小便的時間都成問題，早上學的字，下午就开了小差忘掉了。同志們告訴我，写得起就記得住，于是我就学写字。初次拿起筆，哎呀，真比步槍还重，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头，就拿写‘十’字來說吧，你猜我怎么写？”他从口袋里摸出鋼筆写給我看，看着他先写一豎，从下往上写，然后写一橫，从右往左划，我不由得笑起來。

“嘿嘿，你看这比牦牛还丑，可是当时我还写得滿头大汗哩。

“的确，漢字难学，一个字一个样，写一个字就象修一座桥，东橫西豎的，角角叉叉的，若不按筆划写，写起來既費力又难看。”

“你是怎样突破这一关的？”

“很简单，我是‘大地当纸，树枝作笔，争分争秒学写字’，”他谈起顺口溜来了。这两句话生动的概括了当时高原部队学习文化的情景。就拿杨清元的连队来说吧，三年来都在行军作战，跑遍了康南康北，走的路加起来和长征的路程差不多。高原上的每座雪山和每条冰河，几乎都有他们的脚印。那些日子真是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在森林里露营，在雪坑里睡觉。部队到的地方，也就是人第一次去到那里，第一次走出了路。因此，运输不方便，部队经常吃不上粮食，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要找到学文化用的纸、笔、墨就更困难了。

“当时的困难，就像高原上的大山，爬过了一个，眼前又是一个。刚读得准字音，分得清笔划后，可是没有时间，没有纸和笔。”他两手向我一摊。“‘想办法嘛’指导员鼓励我说。想啥子办法呢？想呀想呀，我不觉想起喇嘛们写字是用竹千削成笔的，墨是锅烟子和酒做的。于是我也这样干，把锅烟子合上水，削根树枝枝，嘿，还满好写。写呀写呀，纸没有了，于是便到处拣纸，事务处包挂面的纸、罐头纸很多，我拣来钉了两个本本。别人丢了的纸烟盒，我也捡起来把灰塵拍干净，写几个字。在海子山搜山时，樺树皮成了我的好朋友，光溜溜的，一点也不挂笔。

“你说时间吗，我来了个偷天换日，别人休息，我就看书；吃饭时菜没有端来，我就用筷子在地下写；晚上睡在床上，有时用手在身上划，心里默念着，想不起了便用手电筒照着书本看一遍。晚上站岗回来也是个好机会，可以抓紧学几分钟；若是最后第二班岗，我干脆就不睡了。

“说到行军打仗困难就更多了。一天跑到晚，风雪雨露随身边，又累又饿，瞌睡常在眼皮底下转。有时涉水过河，水齐

腰部，有时遇上暴雨袭击，浑身湿透了，身上的东西变成一塊又冷又硬的大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來，很想把課本、本子甩了，但又想，好歹学了几百个字，丢了多可惜！特別想起那次开連务会，連長要各班彙报班里的情况，別班班長掏出筆記本，嘩嘩的說开了。我呀，平时写不來，这时想不起，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还說不清楚，連長親切的对我說：‘九班長，要会写才行呀，’說得我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因此，每当疲劳的时候，瞌睡向我进攻，自己又要想退却时，一想到这些，勁又冒出來了。

“就拿1957年过冬俊山來說吧。山好高呀，5500多公尺，山脚下的雪就掩过膝盖，山腰的雪更掩过胸膛。簡直是一个大‘雪海’。部隊走了老半天，还在山坡上爬，很多人走不动了，休息时不少人便躺在雪上睡了。我一看滿山滿地一片白，这是買不到的大白紙呀，于是便刨开雪……。”

“干啥？”我不解的問道。

“找樹枝嘛。我刨了足足两尺半深，才找到一根小樹桠枝，折了一節，在雪上写字，嘿，写的字好漂亮，还閃閃發光哩。

“晚上更有意思，我們駐在半山坡，火把雪燒化了，雪水到处流，弄得人睡不能睡，坐不能坐，只好互相背靠背的蹲着或站着。大家都凍得睡不着，可是兩個眼皮光打架，干脆掏出課本圍着火堆学习，那晚上还学会了20來个字。

“你們常說文化是精神粮食，照我說，它就是能飽肚子。”

“真的嗎？”我半信半疑的望着他。

“那年我們在昌台，雪下了七天七夜，馬無草料人断粮，一匹牲口把我們駐房的柱子啃了大半边。人的肚子餓得咕咕

叫，我們还是坚持学习，一个人念，大家写，念呀写呀，肚子就沒有‘鬧意見’了。”

“哎呀，我的肚子餓了，你快給我点精神粮食吧。”我忍不住給他开开玩笑。

“拿去吃。”他順手遞給我一个本子，我一看是他的日記本，忙翻开，“哟，还坚持記日記呢！”他慌了，忙搶过去，“乱写的，拣來的字不正規。”

“拣來的？”我又糊涂了，瞪着眼睛望着他。

“是这样的，”他忙解釋。“当时三个人發一本書，沒多久就学完了。可是学习的勁头大了，于是到处找書讀，看到地上有廢報紙、破雜志，我拣起來，好学的，清楚的就留下当課本。駐在老鄉家；我看到宣傳民改的標語，便照着抄下來問別人。就这样东抄一句，西拣一張，两年來学会了二千八百多个字。”

这时，我的感情隨着他的談話起了变化，看着这个濃眉毛厚嘴唇，黑紅的臉膛，平时寡言少語的楊清元，不覺由喜欢他变成敬愛他了，好奇心促使我要他回答怎样練习写作的。

“写作更惱火，就說写第一封家信，当时只会三四百字，剛写了第一句，第二句就不知怎样說了；把話想好了，可字又写不起，写了半天才写三五句。有的字写了一半，有的字只好是空起。我跑到連部找指導員，他很高兴，要我大胆写，并說學文化就是为了用。在指導員的鼓励和帮助下，終於写出了第一封信。自己那陣子的高兴，可真沒法說出來！为了練习写作，从此，我便开始了学記日記……。”

“你真了不起，是我就做不到，”我激动的拉着他的手。他搖了搖头，低声回答我說：

“不，这不是靠我个人的努力，这是党的培养和同志們的

帮助。”

時間不知不覺的在我們談話中，悄悄地溜走了，夜深了，電燈射出了銀白色的光亮，窗外的風雪仍一股勁的呼嘯，楊清元忽然看到我的手表。

“呵呀，已經三点了。一驪嗦就是幾個鐘頭，快睡吧。”

“還早，再擺一擺。”我滿有興趣的，還想繼續談下去。

“報告教員同志，完了。”他驀地站起來向我立正敬了个禮。

我忍不住笑了，用勁的在他肩上撲了一拳頭。

我迷糊了一會醒來，屋裏仍然一片灯光，呵，還是他，不知又伏在桌上寫什麼。

“楊清元，為啥還不睡。”我裝着生氣的口吻，大聲喊道。

“別叫，我把學習初中的指標訂好了就睡。”

我出神地望着這個寬大粗壯的背影，望着望着楊清元忽然長高大了。我彷彿看見他右手拿着閃閃發亮的自動槍，左手高舉着馬列主義理論的書籍，昂首闊步，向着科學的頂峯奔去……。

（陳天笑、陳杰整理）

ମେଁ ଯାତ୍ରିଦିନ କଥା ପାଇଲା ଏହାର ପାଇଲା

“ଯିହାଦ, କିମ୍ବା ଯୁଦ୍ଧରେ ଯାଏ ଅଶ୍ଵରୁଷଙ୍କ କୁଳପାତ୍ରଙ୍କା” ମନୁଷ୍ୟଙ୍କ  
ଅଶ୍ଵରୁଷ ଯାହାର ପରିମାଣରେ ଯାଏ ଅଶ୍ଵରୁଷଙ୍କ କୁଳପାତ୍ରଙ୍କା ପରିମାଣରେ  
ଯାଏ ଅଶ୍ଵରୁଷଙ୍କ କୁଳପାତ୍ରଙ୍କା।

“ରୁ ତେଣୁମାତ୍ରିନ୍ଦ୍ରନ୍ଦ୍ରପଥୀ ହଶେ ତେଣୁମାତ୍ରିନ୍ଦ୍ର  
ପଞ୍ଚଶିଳ୍ପିନ୍ଦ୍ରପଥୀଷ୍ଟିକ୍ରିତ୍ତନ୍ଦ୍ରପଥୀ” ମିଶିଲୁନ୍ଦ୍ରପଥୀଷ୍ଟିକ୍ରିତ୍ତନ୍ଦ୍ରପଥୀ  
ହଶେ ତେଣୁମାତ୍ରିନ୍ଦ୍ରପଥୀଷ୍ଟିକ୍ରିତ୍ତନ୍ଦ୍ରପଥୀ ସଂକଳନ୍ତେ  
ଅଧ୍ୟାତ୍ମିକ୍ରମମୁଖ୍ୟମୁଖ୍ୟ

ପାତ୍ର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